

江桐雨風

司馬文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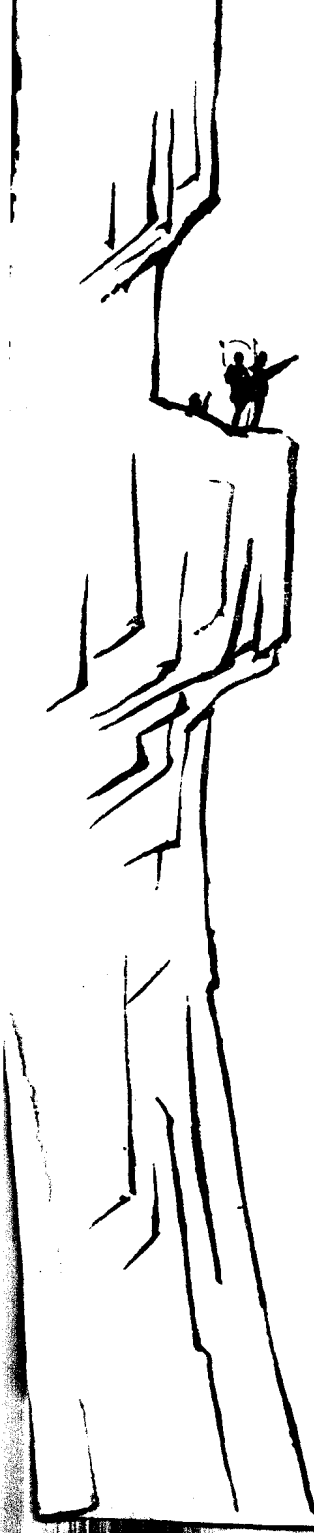


風雨桐江

司馬文森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北京



内 容 说 明

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一九三五年中央红军北上长征后，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侨乡人民对敌斗争的事迹。当时这个地区的革命组织由于叛徒的出卖，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很大的破坏，斗争形势极为艰难。但是他们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，一面坚持城市的合法斗争，一面坚决地把斗争的重心转移到农村，发动广大群众，建立革命根据地，用革命的武装打击反革命的武装。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多次疯狂进攻，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。

小说的情节曲折，描写手法具有较浓厚的民族色彩。

风 雨 桐 江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382,000 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7 插页 2

1983 年 2 月北京新 1 版 1983 年 2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72,500

书号 10019 · 3402

定价 1.40 元

开 篇

一九三五年春，刺州发生一次大逮捕。

先是中共刺州特支委员刘某被捕，叛了党。而后全城大戒严，国民党刺州专区保安司令部分兵包围了特支书记陈鸿、赤色工会党支部负责人宋日升的家。陈鸿越墙逃跑时被杀。中共地下党员宋日升、陈天保等二十多人同时被捕，只有另一特支委员德昌因住所不明，得免于难。国民党反动派戒严三天，搜捕德昌，但遍搜全城，毫无所得，只得暂且作罢。

那德昌在大逮捕发生时，原来隐藏在一个女同志家，他和姓刘的叛徒没有直接联系，亦从未谋面，因此姓刘的虽告了他的密，却无法找到他。一场混乱过后，情况业已判明，他便给上级党委——中共禾市市委写信，报告事件经过，并请求上级党：“……组织破坏极为严重，务请速派人前来整顿。”

密写的信去了一封两封，如石落大海，上级党委未加答复，德昌心内疑惑：是否上级党委也被破坏？待亲上禾市报告，又恐在路上出事，这儿也不能没人维持，因此忧心如焚。事隔一月有余，地下交通站才转来上级党委的复信，信上说：“……由于形势变化过快，各地组织均有损失，市委因此得重新调整，在新形势下部署战斗。刺州特支无论环境多么困难，白色恐怖如何厉害，组织破坏多么严重，务必坚持！市委对刘某的叛党罪行极为愤恨，对陈鸿同志的英勇牺牲表示衷心哀悼，对被捕同志致以关

怀！对你能临危不乱，坚持工作，坚持战斗，表示赞许！亲爱的同志，刺州系属要地，敌人重视，我也绝不退让，市委决心支援你们，加强领导，除将特支扩大为特区外，并派市委委员老黄同志前往接替陈鸿工作。老黄同志将于三月十五日至迟三月十八日到达你处，希预作妥善安排。……”

德昌翻翻日历，距离老黄动身的时间极近，便作起准备，专候这位新的负责同志到来。

不意在预定时间内，却又临时发生了一场事故。

第一章

一

侨办的刺禾公路最后一班客车，抵达刺州终点站——南站的时候，已是下午五点钟了。这次班车误点和往时很不一样，不是几小时，不是一天，而是四天。三月十六日从禾市发车，理应当天下午四时抵终点站，但十六日没到站，十七日也没到站，一直到十九日才到站，沿途又失去联络，因此引起多方面的猜测；当客车一进站，站上的气氛十分紧张，汽车公司派出“护路队”加强了对旅客的监视和检查。

这班车的乘客也比往常为少，只有六个人。狼狈、困顿，如同惊弓之鸟，路上发生的事使这六位乘客肉颤心惊，犹有余悸。他们顺次下车，在站上接受比平时更为严峻繁琐的检查。临到快进城时，又被喝住，据说又要检查。这是一条十字大路口，从城市来的，从乡下来的，要进刺州城都必须经过它。十字路口设有一个大检查站，四周满是铁丝网、带有铁刺的木马，一条宽宽的大路只留下两个仅容一人的小通道，一进一出，互不干扰。把守这个检查站的是一排被本地人称之为“湖南勇”的中央军。他们刀出鞘，枪上膛，加了双岗，如临大敌。这些旅客沿途以来受到不少教训，算是有些经验了，都自动乖巧地排成单行，小心翼翼走到入口处，进入检查棚。那检查棚又被划分为两个部

分，一部分是检查普通旅客的，一部分是进行特别检查的，只有一间小木屋，专对付那些“行迹可疑”的旅客。当这批旅客走进检查棚后，便有个身穿便衣，口衔烟卷，歪戴呢帽，敞开胸膛，露出匣子枪，手执马鞭，眯着斗鸡眼的“大人物”。似要对这些“初入贵境”的旅客来个下马威，又象要显示到了这个地方都要看他的面色威风行事，“娘”声不绝地直骂人：“奶奶的，还不赶快把行李打开！”“奶奶的，还不把双手举起！”骂时手中马鞭直转，发出虎虎啸声。这一声势果然起了作用，使旅客大感惊慌，有人因之打开行李忘了举手，有人举了手又忘记打开行李，于是又是一顿臭骂：“奶奶的，你不想活啦！先解开行李后举手，懂得规矩不？”当客人按指示一一照办，他又借故骂人：“看你那慌慌张张，鬼鬼祟祟的样子，定不是个好东西！”但他对被检查的妇女却另有一副嘴面，见年青貌美的就说下流话：“哎哟，大姑娘，打扮的这样漂亮，可真逗人呀，摸一下行吗？”说着果真就动手。窘的那些妇女直想钻地，他反而哈哈大笑，大为开心。

旅客们在心里骂：真和北洋军阀一模一样。却又不敢得罪他，还得装笑面，老总长，老总短，尽在那儿说好话奉承，以求从速通过。

在这六位旅客中，有一位妇女，二十七、八年纪，镶着满口金牙。从打扮看，象是侨眷，从她遇事慌张、面红耳赤，又似从未出过远门。沿途以来，一闻风险就掉泪，埋怨丈夫不仁，不该让她一人回来。有人问她：丈夫是干什么的？便说是出洋的，刚从南洋回来，怕返乡被许天雄绑票，约她到禾市去团聚：“我返乡，他又出洋去啦。”在同行旅客中，有个石匠打扮的中年男子，见她旅途孤零，胆小惊慌，很是同情她。遇事照顾，叫她不要担忧。她见他为人忠厚，乐于助人，也信任他，处处请教，跟他一起行

动，看来就象一家人。当那女侨眷随同大家走进检查棚，检查站的那些湖南勇就都挤眉弄眼，垂涎欲滴了。那便衣汉子兀自不动声色，只对石匠表示“关心”。那石匠中等身材，腰粗臂壮，身穿一色深灰色短褂裤，腰缠淡蓝大方格子围带，脚上一双陈嘉庚公司球鞋，围腰分插两把打石铁锤，一只手挟着把半新油伞，一只手提着只蓝色土布包袱。神色镇定，仪态大方。那便衣汉子既不检查他的行李，又不搜他的身，只是双眼朝天，摇着手中马鞭，翘翘下巴，问他和那侨妇的关系。石匠只是微笑着回答并不惊慌：“在车上认识的。”便衣又问：“这样看来，你们是没有关系罗？”石匠重复：“在车上认识的。”便衣点点头忽又问：“那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说时又把他上下打量，“看你那刁样子，就象要去上梁山！”石匠只说声：“老总真会开玩笑。”就把一张硬卡片呈上，“石工，禾市工务局的工作证。”便衣连看也不看，一味追问：“为什么不在禾市干活，偏上这儿来？”石匠仍然是一团和气地答：“那儿马路开完，没多少活干，上这儿找活干。我这儿有工务局的介绍信。”说罢又交出一封信，那便衣见证件齐全，答话没漏洞，只得叫他站开一边，等候检查。

说着，那便衣就一摇一摆地挨近那年青侨妇，露出那贪馋下流的鬼面把她上下直打量、特别对她那饱满结实的胸膛感兴趣。那侨妇一见他模样，早已心慌，面红地垂着头。便衣却有意为难她：“把头抬起来！”他用力把那马鞭扬了一下。那侨妇更心慌了，只是不敢抬头。便衣冷笑一声伸手去挑她的下巴：“你怕什么，我叫你把头抬起来！”那侨妇又怕又羞，只是朝后退缩，便衣却一步步逼上，就象饿狼碰上小兔子一样。检查棚内呈现着极度紧张的气氛，有人从旁劝导着：“老总说的，你就照着做吧。”有人也说：“你这个人真是，别把大家都连累上。”石匠却鼓励她说：

“嫂子，不用怕，我们都是善良小百姓！”那侨妇被逼得无地再退了，忽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，那便衣一时也下不了台，老羞成怒地说：“真他奶奶的坏人先告状，老子还没动手，你就先叫救命了。我看你定不是好东西，一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。……”说罢用马鞭朝特别检查室一指：“走！你怕，老子偏要仔仔细细的检查你一下！”那侨妇听说要搜身，一时惊魂失魄，返身就想走出检查棚，却被朝胸一把抓住，“我一眼就看中你了，走！”一直被拖进特别检查室，接着木门砰的一声关上，和外面隔离了，只听得那侨妇在哀声乞求：“老总，老总……”便衣却在嚎叫：“脱，快！”侨妇哀号着：“天呀……”又是一记清脆的耳光。……到底要发生什么，会发生什么，走惯这条路的人心内是明白的，也叫做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。但石匠却一直在惦念着这年青妇女的命运，他几乎忘记了自己还要走过一关，接受一次麻烦的检查。一直到同行的人都被检查完了，一个不耐烦的检查员走近他：“为什么还不滚！”他才发现检查棚内只剩下他一个人了，他指着特别检查室气忿地说：“我还要等我那位乡亲。”那检查员冷笑着，挥挥手：“滚你的，别给自己添麻烦！”这时几乎所有检查棚内的检查员都挤向特别检查室，要去“协同检查”，那检查员其所以饶过他这一关，显得那样的不耐烦，也和这件事有关。那石匠莫可奈何地提起包袱，忿恨地骂了声：“他妈的，禽兽！”

二

石匠离开检查站，慢步地走向桐江大桥。

走近桥头时，只见在一根电线杆上，挂有两个方形木匣，匣里各盛人头一颗，血肉模糊。电线杆下告示牌上，贴有告示一道，

历数受难者“罪状”。据说他们都是危害民国的“罪犯”。再走不远又是一排告示，虽然旷日持久，字迹仍极清楚，告示上尽是钩红钩钩的人名，标示已有几十人因“勾结逆党”、“危害民国”早被处决了。

石匠虽是第一次来到刺州城，但他对这个有近二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却并不陌生，临行前组织上对他介绍过，也读了许多有关资料。

他知道：刺州是专区所在地，人口众多，物产丰富，交通方便，文化发达，是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；侨汇集中，又有侨乡之称。他也知道，刺州地势险要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，长期处在各方实力派混战之下。北伐前，为北洋军阀盘据，苛政重税，民不聊生，因此北伐一声雷响，义军纷起，大股的攻城夺隘，小股的拦途截击。北洋军慑于革命声势不战而败，败走时沿途被袭，不上十天左右，整个专区二万多北洋军皆成义军刀下之鬼。有人传说，当北洋军败走时，连十岁八岁孩子也拿起菜刀、扁担到处追逐败兵、喊缴枪，大势所趋，兵败如山倒，这些乳臭小子居然也大有所获。北伐失败后，地主恶霸利用起义农民，和流落民间的大量武装，成立“民军”。这些民军队伍极不统一，东一股，西一支，有三千人枪的自称司令，有五千人枪的号称军长。凭实力大小，盘据地方，互不相让，且常为争夺地盘而兵戎相见。人民受贪官污吏盘剥，战祸危害，无法生产，也难以生活，因此有机会出洋的，就出洋去了，一部分没机会出洋的就铤而走险，一时又成为匪盗世界，叫做盗匪如麻。

一九三三年，刺州形势发生过一次大变化，一支邻省队伍开了进来，把民军挤走，统治了这地区。第二年，这支队伍和蒋介石的中央政府闹翻，宣布独立，另成立新政府。新政府刚一成立，

立足未定，蒋介石一面抽调大军进攻，一面用高官厚禄，收买瓦解内部，新政府无法抵挡，反蒋起义遂告失败。

蒋介石既已“救平”这次“叛乱”，便派他的亲信大员周维国坐镇刺州，以遂他多年来心愿。

这周维国是蒋介石派赴法西斯德国受训的少壮军官之一。出国前他就以对蒋忠诚、坚决反共为蒋赏识。学成返国，升迁极快，从上校而准将而少将，一帆风顺，即使蒋系军官前辈，也为之侧目。

周少年得志，跋扈横蛮，高傲自大，自封为“铁血将军”，手下人马号称“铁血军”。周又自称为反共专家，在手下拥有一支特别部队，叫蓝衣大队，自任大队长。这蓝衣大队成员不多，但都是校级以上军官，其中有革命叛徒、有不学无术的堕落文人、有流氓打手。专以对付共产党员和党的地下组织，是一支受过特殊训练的队伍。

周之被任命为刺州专区专员、保安司令，固和刺州地位重要、形势复杂、与革命苏区毗邻有关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在最近一次参加“围剿”中，兵员减损惨重，亟需休整补充。

周维国坐镇刺州，利用这支反共的特务队伍，破坏了我党的地下组织，并扬言要完全消灭这个已有多年基础的刺州地下党。这次特支被破坏情况的确严重，特支三个负责人，一叛变、一牺牲，地下党员被捕达一半以上，成为特支主力的赤色工会全垮。而周维国的白色恐怖则有加无已，受到严重破坏的党组织所受压力极大，面临着更沉重的考验。

三

象一道白虹铺在石匠面前的，是那横跨在桐江之上、号称有五里长的桐江大桥。刺州背山面海，桐江就象条锦带拦腰绕住，分隔了城乡。桐江水潮汐起落有定，潮来时，热浪滔天，汹涌澎湃，几乎要把这古城冲走。潮落后沿江两岸蚝田尽裸，清可见底，水流缓缓，绕城而过。潮来时凶暴如蛟龙，潮去时温驯如泥鳅，因此有人说：“激怒了刺州人，泥鳅也要变蛟龙！”

石匠走在桐江大桥上，正是潮来时候，江面白浪滔滔，翻滚而来。他站在大桥上，纵目江面，船影消逝，交通断绝，似觉有巨物逐浪，原来却是鲨鱼群在江心翻滚跳跃。他在禾市居住多年，在禾市湾内也时有鲨鱼群出现，却无如此壮观。他住步观赏，心想：人云刺州有八景，这大概就是一景了！他续步桥心，桥头那端，城楼在望，他又想：这大概就是大南门！

旅途没使他疲累，沿途景物也很动人，却无法掩盖他内心的焦急。组织上给他的指示是从十五号起至迟十八号，要赶到刺州接关系，而现在是十九号，比原定时间迟了一天。看来这儿情况很紧张，地下党的担子极为沉重，“该不会有什么变化吧？”他想。

行期延误不能怪他，他是十六号动身的，原打算当天到达，可是旅途出了事故：客车遇到袭击，接连又有几座公路桥被焚毁。传说纷纷，有的说是红军游击队干的，有的说是许天雄股匪干的。桥梁被破坏，公路车就不得不在中途停站，因此耽搁了三天。

他走过大桥，在进城门前，又遇到一次检查，但这次检查马

虎得多，仅摸摸身就放过。一过城门，在他面前就出现一条宽敞新辟的大街，这条大街旧名南大街，新名叫做中山大街。看来开辟不久，路面刚在铺，两旁店铺有的已建造新楼，有的正在打地基，有的老房被拆，新房未建，张开个大口，极为难看。街上行人拥挤，大都是操外地口音的泥水工、石工、木工，他们都是建筑公司临时从外县招雇来的。他们吃无定处，居无定处，因此沿街小饭摊、骑楼、马路旁，随处都可以看到他们。这时已入夜，地方不靖，大街两侧店铺一早就上了门板、锁上铁闸。

石匠在入暮的大街上，怀着异乎寻常的心情，慢慢地走着。一边暗自盘算：“该到哪儿歇脚？”不知不觉间已走到十字街口，正是东、西、南、北四条大街的交叉口，他又想：“接关系的地点是在东大街，为什么不在东大街找个旅舍过夜？”

东大街比起南大街又是一番情景。东大街的马路还没拆，仍然是一条古老、破旧、拥塞的旧街道。路面很窄，用青板石铺成，高低不平，又是阴暗、潮湿。两旁全是一些油、盐、酱、醋、磁器、农具、小杂货等供应农村需要的小商铺。和南大街高楼大厦、钱庄、洋货绸缎庄，截然不同。据说住在东门外农村的农民都是些穷苦人，他们从祖宗时代起已习惯于一早挑着自己的农产品进城叫卖，换取所需的日常用品回去。东大街又是通省大道，来往行旅多，这些远方来客走进城门，刚好入暮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住和吃。正如他在南大街所见的，这东大街大小店铺也是一入黄昏就上门。只有客栈、饮食铺一片繁闹。这条大街的特点是横巷多，每隔三几十步，就有一条横巷，巷口有木栏，栏上挂有大小灯笼十来盏，上书第×巷有某某高等客栈、高等旅舍，欢迎投宿。入夜以后灯笼齐明，煞是美观。

石匠从南大街转向东大街，要经过衙门口。那儿有一个大

衙门和一座钟鼓楼。那衙门就是刺州专区专员公署，同时又是刺州专区保安司令部，周维国就住在这儿。这专署是全城最大的建筑物，正面是三层楼高的白色洋灰牌楼，高悬“以党治国”四个蓝色大字，两侧是二层楼高的高墙，墙外围以蓝漆铁栏杆。巍然屹立，予人一种威迫感觉。对着衙门的正面大门，有一道粉白高墙，墙上用蓝色大字写着“十杀令”。所谓十杀令即：凡所谓“参加共匪者”、“私通共匪者”、“窝藏共匪者”、“明知故犯者”……等等皆“杀无赦”！在高墙下排列有木笼多具，这种木笼又名站笼，受害者被反绑着双手闭于站笼中，仅留头部在笼顶，笼顶有夹板，板中开洞，刚好夹住受害者颈部。据说凡被判处死刑的“囚犯”，在被枭首示众之前先要进站笼示众三天。这种野蛮刑具在这儿原没人看过，从周维国来后才被推出使用，而且件数日有增加。那石匠偷偷一数，一共排列了八具。

走过钟鼓楼就是东大街。石匠一进街就开始注意挂在木栏上的灯笼。由于外县赤贫农民大量涌进刺州找寻生计，各建筑公司招工头适应需要又都在各客栈内分设招工处。因此各家客栈一早都宣告“客满”、“恕不招待”、“明日请早”。石匠费了好些周折，才在一条叫第一巷的横街，找到一家自称为“高等旅舍”、实际却比普通客栈简陋得多的旅店。他一进门，女店主就声明：“床位没有，只剩下一间高等房间。”石匠心内明白：原来如此，不然也早挂上“客满”啦。他说：“只要有个地方过夜就行，管它是不是床位！”

办完登记手续，净了手面，石匠出去接关系。女店主满意地在旅舍门口挂上“客满”，正在柜台上督促一个十三、四岁的小姑娘抄旅客日报表，以便送派出所备查。看见石匠要出门，便警告着说：“先生初来敝境，不了解情况，我现在就告诉您几条规

定，免得自讨麻烦。我们这儿，九点戒严，十点查房。地方不太平，早出早回。”石匠谢过说：“我一会就回！”便走出第一巷。

街上相当热闹，经济饭店、小饮食摊到处挤满狼吞虎咽的人，几乎全是外地口音。石匠找到一家卖鱼丸肉粽摊子的，叫了一碗鱼丸，一只肉粽，边吃边和摊主聊天。他故意问：“老板，现在离戒严时间还有多久？”摊主道：“还早哩，有一小时。”石匠又问：“时间不多哪，你这些货卖得完？”摊主满腹牢骚地说：“叫做没有办法，地方不太平呀，闹土匪又闹共产……”石匠问：“四乡不太平是没军队，你们这儿有中央军。”摊主苦笑着：“先生刚到敝境的吧？四乡闹的是土匪，我们城里闹的却是共产。前些日子保安司令部抓了好多人，又杀了一批，衙门口的站笼都装满了，说在牢里还有一大批。……”他四面张望一会又低低地问：“先生是从省城来的？听说你们那儿也到了红军，连省城也破啦？”石匠道：“我也听说过。”摊主唉声叹气地说：“你打我，我打你，没个完，只苦了我们小百姓。从前我们这儿驻的是民军，三天换一个司令，五天换个专员。后来来了××军，住不了多久又闹反，说是反对蒋介石，成立什么人民政府。蒋介石派来飞机一炸，不上十天半个月又垮啦。现在又来了中央军，日子更难过，天天在闹杀人，说是杀共产党，天知道哪来这许多共产党，越杀城里共产党越多。乡下比城里更糟，说是人人皆匪，乡里老大三番四次的来请，中央军怕吃亏，只是拖，不敢出去。……”说着，又频频摇头。

石匠付了钱，问：“老板，找十八号门牌往哪头走？”摊主道：“往前走，再过十家八家就是。”石匠谢过他的指点，慢步走去，不久果然看到十八号门牌。那是一间小杂货铺，铺门紧闭，只有一线灯光从门缝漏出。石匠左右顾盼似无可疑的人跟踪，便上前敲门。门开了，一个十六、七岁，平头、圆面、大眼的少年人伸着

半边脸出来问：“找谁？”石匠和气地说：“打扰。有香烟卖吗？”少年机警地把他上下打量一番说：“关铺啦，明早来吧。”石匠道：“请通融一下，我是从外地来的，买了就走。”少年人问：“要什么牌的？”石匠道：“红锡包！”说时，把语调特别加重。少年人道：“有，请进！”

这家杂货铺规模不大，但吃的用的东西都卖，自然也卖香烟。石匠接过一包红锡包，索性坐下借火柴抽烟，少年人在一旁眼瞪瞪地注视着他。石匠问：“生意还好？”少年人答：“过得去。”石匠边抽着烟，边又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是非常时期，交通真不便。从禾市到这儿，平时半天路程可到，这次却走了四天。”少年人还是不露声色：“先生是刚从禾市来的？”石匠道：“是呀，十六号那天动身的。”少年人又问：“先生尊姓呀？”石匠道：“老黄。”那少年人心跳着：对啦，是他！却又故意问道：“先生是来找活干的吧？”老黄微笑着说：“找亲戚来的。我有个表弟叫德昌，就住在这儿。”少年人问：“已找到令戚？”老黄摇摇头：“是今天下午才到，地生人不熟，现暂在第一巷德记旅舍住，打算明天找他。”说着，起身告辞。

四

这少年叫林志强，是地下交通站的交通员，在组织内部都叫他小林。他利用伯父开的这家小杂货铺，担任特支对外的联络工作。从上级把接待一位来自禾市同志的任务交给他后，他就不分日夜守在这间铺子里，等待那位同志。他从十五号守到十八号，一直没有人来找他联系，他耐心地再等待着，十八号过去了，十九号又来了，还是没有人来，他真焦急！想不到这时却有

一位自称老黄的人找上门来。暗号是对的，可是他不能就这样接下，组织上告诉他：把对方样子、联络地点记下，转达就行了。因此当那自称老黄的人走后，他就匆匆地从后门转出去，赶到第二巷进士第找德昌同志。

进士第是本城蔡家所有，宅主在晚清时候当过进士，人称为蔡进士。虽已事隔几十年，蔡家的家境也没落的差不多了，但人们对这巨大宅院还怀有几分敬意。蔡家人沾了祖先的光，在地方上也还受到尊敬。宅院很大，花园亭榭样样俱全，虽年久失修，三进大屋已倒塌一进，花园也变成菜地，外表仍然是金字横匾，朱漆大门。

小林一口气走过第一巷转进第二巷，敲进士第大门。不久，就有一个老妈子带着一个十一、二岁小男孩来开门。这一家人和他原来都是熟识的，那小男孩一见他更是活跃，说：“姊姊在书房。”说着返身就赶进内屋报信。小林低声问老妈子：“陈妈，林先生还没走？”陈妈道：“还和小姐在书房谈着哩。”小林是进士第的常客，大屋里有几条路，几间屋，几块砖石，他闭下眼也数得出。没等陈妈带路他就拽开步一直摸进去，通过一条露天甬道，一道拱门，转过几个弯，又进两个拱门，才到一个大天井。这天井一边是白梅，一边是黄桂，有两个半人高的绿色琉璃金鱼缸，几十盆兰花。正面是个古香古色雕花镂木的大厅，两侧各有厢房一间，一间充当书房，一间是客房。书房门垂着竹帘，帘缝里漏出灯光，从外面可以清楚地看见在一只云石圆桌边，坐着两个人。一个年约三十，高身材，西装头，穿黄卡叽学生制服的男子。另一个和那男的差不多年纪，中等身材，短发，白上衣黑短裙，观音面，柳叶眉，杏仁眼，长相非常清秀的女人。那男的就是周维国悬赏要抓的德昌，但他常用的名字却是林天成，同志们习惯地